

朱子全书

朱子全书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三

學三

省察 知行 致知

存得此心。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。若不照管。存養

要做甚麼用。

以下論省察

問自來見得此理真無內外。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。便覺此心慊然。前日侍坐。深有得於先生醒之一字。曰。若長醒在這裏。更須看惻隱羞惡是非恭敬

之心所發處始得。當一念慮之發。不知是屬惻隱耶。羞惡是非恭敬耶。須是見得分明。方有受用處。方未有事時。只得說敬以直內。若事物之來。當辨別一箇是非。不成只管敬去。敬義不是兩事。

敬有死敬。有活敬。若只守著主一之敬。遇事不濟之。以義辨其是非。則不活。若熟後。敬便有義。義便有敬。靜則察其敬與不敬。動則察其義與不義。如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不敬時如何。坐如尸。立如齊。不敬時如何。須敬義夾持。循環無端。則內

外透徹。

文字講說得行。而意味未深者。正要本原上加功。須是持敬。持敬以靜爲主。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。頻頻體察。久而自熟。但是著實自做工夫。不干別人事。爲仁由己。而由人乎哉。此語的當。更看有何病痛。知有此病。必去其病。此便是療之之藥。如覺言語多。便用簡默。意思疎闊。便加細密。覺得輕浮淺易。便須深沈厚重。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。蓋如此。

講學固不可無。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。若只管說。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。只是工夫難。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。不可爲。忽然無事。又自起此念。又如臨事時。雖知其不義。不要做。又却不知不覺。自去做了。是如何。又如好事。初心本自要做。又却終不肯做。是如何。蓋人心本善。方其見善欲爲之時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。然纔發。便被氣稟物欲。隨卽閉錮之。不教他發。此須自去體察存養。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。

人須將那不錯底心。去驗他那錯底心。不錯底是本心。錯底。是失其本心。

人有一正念。自是分曉。又從旁別生一小念。漸漸放闊去。不可不察。

人之一心。天理存。則人欲亡。人欲勝。則天理滅。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。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。

閒居無事。且試自思之。其行事。有於所當是而非。當非而是。當好而惡。當惡而好。自察而知之。亦是工夫。

朱子全書卷三
三
人不自知其病者。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。

何以窒慾。伊川曰。思。此莫是言慾心一萌。當思禮義以勝之否。曰。然。又問。思與敬如何。曰。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。且自思入。庶幾有箇把攬處。思之一字。於學者最有力。

惟思爲能窒慾。如何。曰。思與觀同。如言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。而觀理之是非。蓋是非旣見。自然欲不能行。

思可以勝慾。亦是。曰。莫是要喚醒否。曰。然。

天理人欲之分。只爭些子。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。然辨之又不可不早。故橫渠每說豫字。

問平日無涵養者。臨事必不能強勉省察。曰。有涵養者。固要省察。不曾涵養者。亦當省察。不可道我無涵養工夫。後於已發處。更不管他。若於發處能點檢。亦可知得是與不是。今言涵養。則曰不先知理義底。涵養不得。言省察。則曰無涵養。省察不得。二者相捱。却成擔閣。又曰。如涵養熟者。固是自然中節。便做聖賢。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。涵養不

熟底。雖未必能中節。亦須直要中節可也。要知二

者。可以交相助。不可交相待。

以上語類十六條

敬義工夫。不可偏廢。彼專務集義。而不知主敬者。固有虛驕急迫之病。而所謂義者。或非其義。然專言主敬。而不知就日用閒念慮起處。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。而決取舍之幾焉。則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。而所謂敬者。有非其敬矣。且所謂集義。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。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。事事物物。頭頭處處。無不如此體察。觸手便作。

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。所謂物欲之誘。亦不待痛加遏絕。而自然破矣。若其本領。則固當以敬爲主。但更得集義之功。以祛利欲之蔽。則於敬益有助。蓋有不待著意安排。而無昏憤雜擾之病。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。則於用敬有功。恐其意亦謂此也。

答余正叔

前者所論。未嘗欲專求息念。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。故稍稍放教虛閒。務要親切自己。然其無事之時。尤是本根所在。不可昏惰雜擾。故又欲就此

便加持養。立箇主宰。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。通貫動靜。但是無事時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。有事處。便有是非取舍。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。非以動靜真爲判然二物也。上蔡之說。便是如此。亦甚要切。但如此警覺。久遠須得力爾。答余正叔

爲學之要。只在著實操存。密切體認。自己身心上理會。切忌輕自表襮。引惹外人辯論。枉費酬應。分却

向裏工夫。答竇文卿

示諭日用工夫。更於收拾持守之中。就思慮萌處。察

其孰是天理。孰是人欲。取此舍彼。以致敬義夾持。

之功爲佳。

答董叔重

示諭靜中私意橫生。此學者之通患。能自省察至此。甚不易得。此當以敬爲主。而深察私意之萌。多爲何事。就其重處。痛加懲窒。久之純熟。自當見效。不可計功於旦暮。而多爲說以亂之也。論語別本。未曾改定。俟後便寄去。然且專意就日用處。做涵養省察工夫。未必不勝讀書也。

答任伯起

誠敬寡欲。皆是緊切用力處。不可分先後。亦不容有

所遺也。然非逐項用力。但試著實持守體察。當自

見耳。

答任伯起

察私心所從起。亦不記當時如何說。然亦非謂平居

無事而伺其所起。但操存有功。卽念慮之萌。無不

知覺。未能如此。卽此心應物之際。不可不審其邪

正公私。而施克復之功也。

答廖子晦

日用之間。隨時隨處。提撕此心。勿令放逸。而於其中。

隨事觀理。講求思索。沈潛反復。庶於聖賢之教。漸

有默相契處。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。真不外乎此。

身。而吾之所謂學者。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。

答度周卿

幾微之間。善者便是天理。惡者便是人欲。纔覺如此。

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。何難剖析之有。

答傅誠子

謂省察於將發之際者。謂謹之於念慮之始萌也。謂省察於已發之後者。謂審之於言動已見之後也。念慮之萌。固不可以不謹。言行之著。亦安得而不

察。

答胡季隨

問省察於欲發之時。平日工夫不至。而欲臨時下手。不亦晚乎。曰。若如此說。則是臨時都不照管。不知

平日又如何做工夫也。

答胡季隨。以上文集十一條。

聖賢說知便說行。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。便說如琢如磨自脩也。中庸說學問思辨。便說篤行。顏子說博我以文。謂致知格物。約我以禮。謂克己復禮。

以下論

知行

致知。敬。克己。此三事。以一家譬之。敬是守門戶之人。克己則是拒盜。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。伊川言涵養須用敬。進學則在致知。不言克己。蓋敬勝百邪。便自有克。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

意猶善守門戶。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。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。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。則各作一事亦可。涵養則譬如將息。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。蓋將息不到。然後服藥。將息則自無病。何消服藥。能純於敬。則自無邪僻。何用克己。若有邪僻。只是敬心不純。只可責敬。故敬則無己可克。乃敬之效。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。無所不用其極。知行常相須。如目無足不行。足無目不見。論先後。知爲先。論輕重。行爲重。